

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刘桂珍
 电话 67655539 Email: zrbzbbq@163.com

心灵驿站
 远逝的父爱

邵衡宁

8年生疏两茫茫,我不见您已有3000多个日子。父亲,我在38岁时失去您,而您失去我更早。记忆里,从12岁上,我这个曾经很黏父亲的女儿,就再也没有和您亲近过。母亲说,他可是你爸爸呀!但母亲怎么劝都没有用。父亲,那时的我就像一块突突不化的石头,兀自在心里批判着您,一天天地与您疏离着。

记得初中毕业时,你当着约我一起照毕业合影的女伴,拦住我,生气地剪下了我白色泡泡袖上衣领口的飘带,说我打扮得花枝招展!我气哭了,连续几天,对您都是不理不睬。吃饭时,您夹了我喜欢吃的菜放到我碗里,我马上啪的一下放下筷子,不吃了。从那以后,父亲,您再也没敢干涉过我的衣着打扮。

那些年,正上中学的我,在您的母亲的操劳里,窃窥沉静,是老师同学眼里可爱的学生,是邻居们夸奖的懂事知礼的女孩。但我仿佛是在沐风长大的,与您的付出没有任何关系。每天清晨5:00,刚下夜班的您,顾不上休息忙着为我做好早点,左喊右喊也叫不醒我,就用冰凉的手冰我的脸颊,我会烦躁得急赤白咧,而您却依然是好脾气地耐心地帮我盛饭去了。

父亲,您为我做过这么多,我却连句感恩的话,都不曾对您说过;而我偶尔给您泡杯茶,买一份报纸回家,您就高兴得不得了。相处这38年的父女缘分,您给予我那么多的包容和忍耐,而我所有的任性,您一定都能找到原因帮我开脱。

父亲,我想我一定是上帝派来的您的天敌,我的出生就是为了曲折您的骄傲。而我之于您的唯一利器,不过是,您对我的爱。

那一天是星期五,我总觉得心里发慌,眼皮在跳,打电话给您,母亲随口说起您眼皮下长了个疙瘩,我突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,您当天下午就去医院。这一去,父亲,您就被查出了癌症中期,至死再也没能回到家!在梦里仿佛我已经知道,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泪眼模糊地给儿子打电话,想说这事,但儿子沉默了。他也许是为我这做母亲的极少在他面前的哽咽而动容,但我经由自身的成长已经明白,当儿子轻声哄我说“老妈,您不能简短地说”时,我知道,新的轮回,正在重新启动,而我也正在一天一天地走近父亲的内心……或许天底下的亲情,都是这般殊途同归。

花季雨季



婚姻的真相

篱笆听雨

他俩是同事。他是生产一线工人,她是办公室职员。两人因公参加公司的周年庆典而相识。理由是:他来自农村,无房无学历收入低,在都市里很难扎下根,他不能保障女儿今后的幸福。她很倔强,她说,我只喜欢他,我非他不嫁!没房子我租;学历高的人不一定比他更有学识;收入低没什么大不了,我工资高,我可以养家。

她不顾父母的反对,最终还是嫁给了他。租来的小屋,简陋的家具,她毫无怨言,心甘情愿地跟他过拮据的日子。有情饮水饱,几块肉片一盘青菜,但多年过去,她和他并没

有离婚,感情依旧如昨。他们是我的堂姐和堂姐夫。如今,堂姐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,而堂姐夫已退休在家当起了贤内助。

有一次家宴,我们跟堂姐一家坐一桌。大家随心所欲地聊,很放松。微醉的堂姐忽然聊起当年职场的事,气氛有些尴尬起来。我不敢随意接话,说实话,我对堂姐确实有些想法。当年堂姐如果真像传闻的那样,就有些不检点和过分了,对堂姐夫也是不公平的。堂姐站起身向堂姐夫敬酒:“老唐啊!今儿高兴啊!我想听听你真心话。你相信当年那些谣言吗?”堂姐夫爽朗一笑:“哈哈!清者自清!一些正常的职场应酬被别人颠倒黑白拿来当话柄,是因为你太能干,遭别人嫉恨。说心里话,我一点都没怀疑过你。如果你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人,你当初怎么会嫁给我?我太了解你了。”堂姐大大咧咧地说:“嗨!我就知道选你没错了!我也知道你一直是相信我的。对,走自己的路,别人爱说啥说啥,咱俩好才是硬道理。来,咱干杯!”

大家都释然地笑起来。时间证明,这桩不被别人看好的婚姻却很牢固很美满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并不懂爱情。我们人为地给爱情贴上世俗的标签,以为“财子佳人”才是最好的绝配,多少人为这种所谓的完美婚姻一辈子瞎折腾,殚精竭虑,却完全忽视和违背了自己心灵最真实的渴望和感受。其实爱情很简单,她无关金钱和地位,心灵的默契和真诚信诺,才是美满婚姻的真相。

他夹起一块连着鳞片的鱼肉,沾汁带水地送入口中。只见他闭起眼睛,两唇轻轻一抿,随即全身便一动不动,如同入定了一般。

过了半晌,姜山缓缓睁开眼睛。孙友峰问道:“姜先生,这难道清蒸鲈鱼,味道如何?”

姜山舔舔嘴唇:“鲜、嫩、肥、美,不愧为人间至味。尤其是肉质的细嫩,最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张爱玲曾有一叹:人生之恨事,恨鲈鱼多刺,二恨海棠无香,三恨红楼未完。这第一恨便是说鲈鱼虽然味道鲜美,但刺多且细小,食用时颇多不便,难以尽兴。此菜名叫‘百鸟朝凤’,你想想看,做这样的一道菜,又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?”

姜山又接着道:“自古以来,淮扬菜有功夫菜之称,你为得原料不惜代价,却未见其有这一层,难怪这道清蒸鲈鱼终究还是差了些。”

孙友峰呵呵一笑:“姜先生不愧是名厨的后代,一口就尝出了我这道鲈鱼最为独特的关键所在。我在宰杀清洗这条鱼的时候,并没有动及鱼皮和鳞片,但手指指暗使劲,已经揉碎了鱼肉中的纤维和经络,所以肉质才会如此细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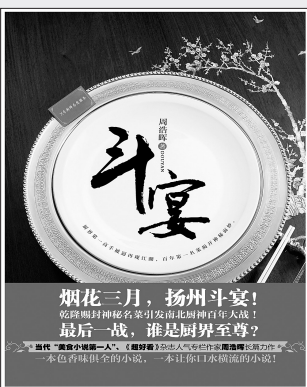
听了孙友峰这番解释,台下不少人都恍然大悟地“哦”了一声。台上的姜山却轻轻地叹了口气,道:“这道鲈鱼虽然美味,但终究留有遗憾,不够完美。”

略显喧闹的大厅霎时间又安静了下来。

姜山用筷子拨了拨身上的鳞片:“色、香、味无可挑剔,只可惜这鱼没有刮鳞,未免影响口感。”

话音未落,现场早已一片哗然。孙友峰更是哑然失笑,道:“这鲈鱼的鳞片是储存脂肪的地方,尤其在产卵季节,鳞片下脂肪更厚,鲈鱼在产卵期间所需的所有营养都要靠其供给。因此鲈鱼对自己的鳞片爱惜备至,又称‘惜鳞鱼’,它在落入渔网时,甚至会为了保护自己身上的鳞片而放弃挣扎逃生的机会。在京制菜肴中,鲈鱼的鳞片也是极为鲜美肥厚的部分,做鲈鱼不能刮鳞,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啊。”

姜山微微一笑,不慌不忙地道:“做鲈鱼不能刮鳞,但并不代表不能刮鳞。我在三年前研修淮扬菜的时候,也曾经有幸得到一条鲈鱼。当时我把那条鱼的鳞片全部刮下,然后用丝线一片片穿起,蒸制时均匀地悬挂在鱼身上方,在高温蒸汽的作用下,鳞片中的脂肪融化后滴下,渗入鱼



斗字

斗字

斗字三月,扬州斗字!最后一战,谁是厨房至尊? 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,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

斗字三月,扬州斗字!最后一战,谁是厨房至尊? 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,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

斗字三月,扬州斗字!最后一战,谁是厨房至尊? 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,本色自传自传的小说

世相百态



奶瓶哥

杨福成

在阿翟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,他爸就通过亲戚让我给他找工作,说要找有编制的那种,我说这太难了。

一晃眼,阿翟就毕业了。毕业前,他什么也没有考,光是等着他爸找关系安排工作。他爸找了一圈人也没能给他找到有编制的工作,就又托亲戚找到了我,我说现在大都是招聘制,有编制的那种必须要考,靠关系是找不上的。

阿翟他爸以为是我尽心,找词推脱,就说要到济南来请我吃饭,我再三推辞,可他还是执意不改。

那天,济南雨下得很大,阿翟和他爸爸还有我的亲戚一早就赶到了我的办公室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翟,很优秀,一米八多的个头,长得帅帅的,通过看简历我还得知,他学习不错,还是学生会主席。这么好的个人条件,还用托人找工作?我说,你自己多跑跑,到哪个单位去应聘,都不会有问题。

听我这么说,阿翟很高兴,他说他是学工艺设计的,但他不愿意干这一行,他觉得他更适合于干营销或者广告行业。通过交流,我也觉得他无论干营销还是干广告都会是一把好刷子,我就鼓励他多关注一下这两个行业的招聘情况,他信心满满地答应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阿翟他爸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很高兴,以为是阿翟找到了工作,但我错了,自打上次回去后,阿翟还是哪儿都没去,在家等着他爸托人给他安排工作。

我说阿翟有这么好的条件,应当让他出去多跑跑。阿翟他爸说,他一个人不敢出门。我无语,说如果他愿意干广告的话,我熟悉的一家杂志社正在招聘,工资很高,还有五险。打完电话后,他们父子商量一段时间,感觉不错,就答应了。

准备上班前,阿翟他爸又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要是阿翟到济南,我说让阿翟一个人来就行,也算让他锻炼一下。阿翟他爸说,我也很想让他自己来,可他还是不敢,非让我陪着,租房、收拾床铺什么的他都不办。

又待了几日,阿翟没有按时上班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到济南人生地不熟的,若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,恐怕连饭也吃不上。

我无奈,只得原话告知那家杂志社的领导说阿翟不来了。那家杂志社的领导听了他的“理由”后说,这样的大学毕业还离不开爸爸妈妈的奶瓶哥,学习再优秀也不要。

城市空间
 租的房子也是家

孙道荣

小张又搬家了,这是她在这个城市租住的第四处房子。她的工作流动性很大,每次工作一变动,为了上班方便,她就会在单位附近重新租个房子,搬一次家。好在她的家当也不是很多,每次搬家,都是我们几个朋友帮忙。

来回几趟,我们就将小张事前打好的物品,都搬进了新租的房子里。这是一个小套的老式住宅,看得出,房东是将这个房子专门用来出租的,简单的家具等基本设施都齐全,也还算干净清爽,连窗帘都是现成的,虽然旧了点,颜色稍显黯淡,但凑合着还是能用的。

小张打开一个包裹说,你们个子高,还得请你们帮个忙,帮我将这个旧窗帘卸下,换成我带来的旧窗帘。说着,从包裹里拿出一幅天蓝色的窗帘。有人笑着打趣说,这不有现成的窗帘吗,干嘛还要换?反正你又会住很长时间的。小张摇摇头说,虽然很难说我会住多久,可是,用别人家的窗帘,你就会觉得总是住在别人家,这感觉一点也不好。

我们很快就将原来的窗帘卸下,换成了小张自己带来的,窗帘,房间里一下子显得亮堂了不少,也温馨多了,似乎有了点女主人的味道。

第二天,小张邀请我们几个帮忙的朋友,上她新租的小屋聚一聚,算是感谢。

下班后,我们准时赶到。小张扎着围裙,为我们打开了门。走进来,我们一下子愣住了,简直不敢相信,昨天还堆得乱七八糟的小房子,已经被收拾得整整齐齐,好像有一双有魔法的手一样,将小小的出租屋,彻底改变。

先是一个朋友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。是一张全家福,小张夫妻俩抱着孩子,坐在草地上。三个人都笑得很甜蜜。小张的家在邻省,只有她一个人常年在这座城市工作。原本陈旧昏暗的墙壁,因了这张照片而温暖起来。

紧接着,一个朋友看到了书桌上摆放的一盆兰草,还有一个小型的金鱼缸,缸里面几条红色的金鱼,欢畅地游来游去。我们不记得昨天搬过这两样东西啊。小张笑着说,在前面租的房子里,其实她也养了几盆花草,因为搬着不方便,就索性留下来给后面的租户了,里却轻松了许多。

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,他忘不掉,不是因为自己的大方出手,而是时常在想,自己自作主张帮她,是否因此伤害到她的自尊心了?

他是我一个朋友,当他给我说起这件事,说到“伤害到她的自尊心”时,还禁不住自责。我没有直接回答,心里很受触动。他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,一入学就签了助学贷款合同,当时没有还清。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做,他说:“我当时想起了我正在上大学上的学妹,她也很懂事,怕她上大学也这样……所以特激动!”

我想他是一个细心敏感的人,也许女孩对他的帮助心存感激,也许懂事的学妹不会让他这般的愧疚。这一时的激动源于亲情,在别人眼里也许和“可敬”靠不上边儿,可正是亲情的铺垫,才让许多的情感在此基础上芝麻开花,节节高;这粗粒的善良也无须多虑,至少它比那些反复玩味之后,精细得几近麻木的冷静与理性更让人温暖。而更多的时候,别说是送别人一盘菜,就是一句轻松的问候或者一个真心的微笑,就可以让别人感到你内心的阳光。



范俊强

早就离开那个公司了,许多的人和事都已经淡忘了,但他常常为一件事而困惑,为那次善良的出手而不安——

那天,他和几个工友兴致盎然地去公司的食堂吃饭,在饭桌上谈论着某个领导的逸闻趣事,好不热闹。只是不经意间,他看见,斜对面的餐桌旁,一个瘦瘦的女职员,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包子,一个馒头,一碗粥。她一个人,头也不抬地吃着——吃一口馒头就了一口包子……突然间,他停止了说笑,几个同学看到他突然发呆,也都愣住了。

他心里明白,那些包子大多数是早上的,没有卖完,午饭时再卖便宜一半,心里更清楚厂里的活很重,没有足够的营养,一个男人都吃不消,何况一个单薄的女生。想着想着,他站起来,直奔食堂窗口,打了一份番茄鸡蛋,朝她走过去,然后把菜放到她的馒头旁,轻轻地站起,目视着她,她说:“以后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呀,不能再这么节省了!”她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,马上把头低下了,脸上掠过一片绯红。他没再说什么,转身离开,尽管脸上也有点羞涩,但心

这盆花和金鱼,都是她新买的。在灯光的倒影里,兰草划出一道道优雅的线条。

我们好奇地搜寻着小房子里每一处细微的变化:原来的旧餐桌上,新铺了暖色的桌布,让人感觉融融融融;厨房锈迹斑斑的水龙头,被擦得锃亮;油漆剥落的衣柜上,多了几张彩色的大头贴,使笨重的旧柜子,透出几分可爱的调皮来;原来孤零零悬挂在屋顶中央的白炽灯泡,换上了温暖的橘黄色;铁门后的卡通挂物上,挂着她主人的外衣和丝绸围巾……你完全想象不出来,这里昨天还是一个普通的陈旧的有点乱的出租房。我们笑着说,看样子,这次你是准备长期住在这里了。

小张却直摇头,也许和以前一样,只是住一段时间,一年或者半年吧。

我们不解地看着她,既然并没打算长期住,干嘛费这么大的劲啊?小张笑着回答,也没费什么事啊,我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家,整理布置了一下,我不想让它只当作一个出租房来住,既然我每天住在这,生活在这里,我就希望它是个家,像家一样温馨,一样温暖,一样舒适。说着,她忽然歪着头反问我,你们不觉得,我这小房子,就是我的家吗?

她说得对,你在的地方,就是家,它与我们走进的任何一个人普通人一样,到处都弥漫着家的温暖气息。

长和老师托请,全不奏效。最后,教导主任和副校长亲自出马,向兰芳说,你们让徐修远进我的班,那行,你们来当班主任!主任、校长同样碰了一鼻子灰。

11日这天,儿子又穿上大脚无裆的曳地长裤。我对晏紫说,你看,一回,都上了身。更有回卧室和卫生间的一派混乱。晏紫要收拾,我不让,说应该由修远来收拾。

晚上,晏紫陪儿子逛校园,回来对我说,儿子感叹:“这一切怎么像做梦一样啊。”

12日,晏紫上班后,儿子8点半起床。我让他扔了一屋的毛巾、短衫、衣服、被单、鞋子,问他,修远,在你们站成两排,合唱‘送战友’‘战友啊战友’……儿子当指挥,挥动双手时不停地挥落热泪。一个头扎白绸带的孩子哭得抽抽,不出声来。社义仍然戴着墨镜。文杰的夫人一边也哭成了泪人。

10日,我带儿子去60里外的小山村“瞻仰”了我的“故居”,晚8点回到武汉。

徐修远 2007.6.10

“感想”的最后一段话让我们无比的高兴,高兴至今!

送别的场面,就与社义所说的一样,歌声和泪水,泣语和拥抱。孩子们站成两排,合唱“送战友”,“战友啊战友”……儿子当指挥,挥动双手时不停地挥落热泪。一个头扎白绸带的孩子哭得抽抽,不出声来。社义仍然戴着墨镜。文杰的夫人一边也哭成了泪人。

10日,我带儿子去60里外的小山村“瞻仰”了我的“故居”,晚8点回到武汉。

热干面事件

6月11日,新的一天,在我和晏紫隐隐的激动和期盼中开始了。

昨晚很晚了,陈文杰从宜昌打来电话,又特别提醒要防止“母爱的加倍偿还”。

转眼的第二天,晏紫决定每月花几百元钱,雇老校工邵师傅每天早上给儿子买点热干面,然后送上8楼的家中,明天就开始。

我脑子一嗡,热血沸腾。去三纵之前都没有花钱雇人送早点,经历了三纵反而要如此这般,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。我们家离学校后门口的那天摊大约一百米,儿子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早点问题。我愤怒晏紫同样愤怒,怒我对儿子没有爱心。她说,什么都别说了,后天早上就开始送!我说,你要让人把热干面送回家,我就从楼上扔下去!

我们都疯狂了。我们的疯狂都是为了儿子。为了儿子,晏紫不惜与我一战。为了儿子,我亦决意与她争战到底。我准备着明晨的一场“战争”。我在心里告诫自己:这一仗我不能输!

还有一个头疼的事。儿子既然选择了考中戏,立刻面临了由理科班转入文科班的问题。在儿子还没回校时晏紫就着手行动,她选择了儿子所在分校文科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任向兰芳。但向兰芳拒绝儿子的转入她的13班,刀枪不入。晏紫找了不少与向兰芳熟悉的熟人、朋友、学生家

表温和地倾听。我最后告诉他,向兰芳老师坚决拒绝你进她的文科班,儿子这时的表情不再柔和了。

6月13日,儿子正式开始补课,语数外全是请的晏紫学校的老师。

清早,热干面如约送上楼来。门响过后,满屋芝麻酱香。芝麻酱干拌的热干面,是武汉人的经典早点小吃,也是儿子的挚爱。

在儿子起床之前,我已将桌上的两盒热干面扔到窗外,其中一盒是晏紫要吃的。晏紫可以拿钱请人给她送早点,但儿子不能。我不可能扔一盒留一盒,不然留的一盒必然是儿子吃。我听见热干面落地重重的一声闷响,那声响,让我的一颗心轻松。

儿子洗漱完毕,吃了一点早点出门补课去了。

晏紫明显是哭过了,但她没吵一声。怨、怒、委屈、伤心都是有的,而我坦然。

晏紫还是爆发了。中午,她对帮我们做饭的儿子的丽丽姑姑大声叫嚷:他扔我买,我再扔我买,看谁非得过我!

儿子没事,我们夫妻俩竟“拼”起来了。我发现对象忽然间变化了,以前是夫妻二人携手应对儿子,现在我只能孤军作战,而且是“腹背受敌”,得像鲁迅说的那样“横着身子战斗”了。吃不吃热干面,最终要看儿子的觉悟,我不想告诉他该怎么做,而是希望他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。

家庭拯救纪实
 一个孩子的成长

徐世立著

18